前方日记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重庆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驰援湖北。他们义无反顾、日夜奋战，展现了救死扶伤、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。在湖北前方，他们也留下了一篇篇日记，留下一份份朴实真诚的记录。

《春》 水粉画 许世虎

“我还是您漂亮的乖女儿”

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刘丽

1月31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

从紧急召回到投入战斗，感觉是一刹那间的事。今天好像是来到武汉的第七天了吧？已经记不得时间了，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，大家都是队员，大家都很拼命，只想一起扛过去。

大年三十早上，接到抽组任务的时候，我正在机场，已经过了安检，准备飞往海南与家人团聚。接到任务后，我立即从机场返回医院，只是给妈妈打电话说，医院有任务，需要驰援武汉。

直到我的那张脸上有压痕的照片被制成了“海报”，在媒体上传播，妈妈才通过网络知道，我其实是到了收治病人最多的金银潭医院。妈妈打电话来，哽咽着说：“你的脸能恢复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能恢复。我还是您漂亮的乖女儿。”

大家现在都叫我“海报”护士，其实我很惭愧。在这里，在一线，在病房……拼命的又何止我一个？

昨天晚上夜班一下收了6个病人，和同事把他们一个个安排进病房。在收集病人信息的时候，有一位患者问我，你们是解放军吧？我估计他们是看了新闻，知道军队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。

三级防护让我说不出太多的话，我点点头，比了一个OK。他笑了，对我点点头，竖起大拇指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很想哭，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信任，另一方面他们的年龄和我父母相仿，而此刻在我父母和女儿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没能陪在她们身边保护她们，难免感到心酸。

抛开悲观的情绪，我在红区（传染病区设“三区两通道”，其中，“三区”是指污染区、半污染区、清洁区，又分别称红区、黄区和绿区）继续工作。一位患者，上着呼吸机，他艰难地对我比划示意：“能取了这机器吗？”我摇摇头，同样对他比划着：“不能。”说完，轻轻拍了拍他，比了个大拇指：“加油！”他也同样竖起大拇指回复了我，然后闭上眼安静地躺着。我心里充满感激，感谢患者的配合，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序。

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，三级防护的我们，汗水已经浸透了贴身的衣物。跟我搭档的年轻护士妹妹说，面罩压得头好疼。我知道这有多难受，让她赶紧离开红区，换下防护服，透气。

她摇摇头说不出去，怕待会儿病人来了我们会很忙，然后默默地站在墙边，学着自我调整状态。我知道她一直坚持着。感谢战友的努力与坚持，让我们充满信心去迎接挑战。

我们“满月”了
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杨晓娟

2月24日
孝感市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

一大早就有好消息，3名患者治愈出院了！他们三人录了小视频感谢一线的医护队员，有一位让我特别感动。他说：“这26天来特别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，看到你们每天辛苦的身影，有时候我默默地就流泪了；剩下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好加油、加油、加油，都会好起来的……”

我们转战湖北孝昌后，与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并肩作战，一批又一批的患者治愈出院，这是最让我们医疗队全体队员高兴的事情。

每天的救治工作都是忙碌的，我们医疗队目前直接负责孝昌县人民医院感染楼的确诊患者治疗。多学科的联合查房对患者十分必要，县人民医院缺中医，相关部门就安排了孝昌中医院的中医师过来，配合我们进行联合查房。今天上午，作为呼吸科医生，我们医疗队的王洪群副主任医师就联合中医师在病区进行查房，他们对每一位患者都仔细询问，中医师还一丝不苟地完成了“望闻问切”。

终于到了休息时间，很多队员提醒我说，今天我们“满月”了，是不是搞个仪式纪念下啊？是啊，我们重庆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大年初二（1月26日）从重庆出发飞赴湖北抗击疫情，到今天已经整整30天了。

我们在一线战斗、生活，有点仪式感不是更能激励士气吗？说干就干，除了还在工作的几名小伙伴，我们11名队员一起搞了个小仪式。我们找到一个蛋糕，孝昌县的蛋糕师傅特别地给我们在蛋糕上写下了“英雄加油”。我们点上蜡烛，切了两盘水果，还每人来了一罐“孝感米酒”，一起庆祝“满月”。

“单挑”黄区4小时

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彭雪

2月2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

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开始工作后，我的任务是凌晨4:00-8:00独立在黄区工作4小时。

提前换好防护装备，进入黄区交接。因为太忙，交班人员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先不要跟我说话，等我处理了这个医嘱再和你交班啊。”还没有开始交班，就直接进入战斗，这真的是：敌人进攻从来就不和你对点儿的！

“喂，我是值班医生，13床开了急查血气分析，请通知。”“请到脱衣一号间开一下通道门，有队员出来。”“穿衣二间防护服、手套没有了，请补充。”“标本送到一楼，请联系支助中心取送标本。”……

顿时，红区、黄区、绿区三区电话齐发，接听电话、关注红区传送患者信息及医生反馈、摆液体、传送物资、处理医嘱、准备标本采样瓶、联系检测、及时对区域环境清理和消毒……不到半小时，我就大汗淋漓。

突然座机电话响起：“我是★床病人★★★家属，请问他现在怎么样了？”这不正是刚刚去世的那床病人吗？我一时哽咽，语塞。

“请问他怎么样了？”沉默几秒，我还是把病人走了的消息小心翼翼地告诉了家属，电话那头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，真是揪心，只感觉自己的眼开始模糊，有点热。安慰了家属，挂了电话。他立马又打了回来：“谢谢你们！”顿时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理解。

忙忙碌碌的4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护目镜也严重积了雾气，交接班后褪下防护装备，我安全退回到绿区。

黄区是连接红区、绿区和病区外的关键枢纽，工作繁琐且重要。虽然是个所谓“单挑”的班，但红区、绿区以及医院后勤保障各个部门的战友都和我在一起参加战斗，有这么强大的支持，“单挑”不孤单。

你快出去，保护好自己

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陈燕红

2月24日 武汉火神山医院

凌晨1点半，起床了，虽然还有些疲惫，但5点要准时接班，从住处赶往医院加上各种医疗防护准备，这个时间并不宽裕。

病房已收满病人，长时间高强度高压力的救护工作造成最近失眠得非常厉害，靠安眠药才能保证每天勉强睡几小时。虽然也知道药不能多吃，但为了第二天工作时能满血复活，也顾不了那许多，只盼着自己的身体还能坚持住，脑海中多少有些怀念以往平静规律的生活了。

穿好防护服进入红区，精神也一下振奋起来。清理医疗垃圾、床旁交接班、处理各种医嘱、测生命体征、输液、打针、发药、发饭，虽然忙得脚不沾地却也尽量有条不紊。

查房时来到一位大叔床前，给他换完液体后，照例俯身询问有什么不舒服，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他却说：“你快出去，少接触我，保护好自己。”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被猛地撞击了一下，身体也呆滞了片刻，待回过神来起身扭转头，我不能哭，护目镜会花……

9点换班，脱下防护服走出病房，思绪万千一时涌上心头。我必须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，自己的岗位上，不能退、不能躲、不能倒，直到最后的胜利。因为我们是守护病人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身后就是与我们心心相连、患难与共的骨肉同胞；因为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，誓要用所有的热血、辛劳和汗水，挽救生命，卫我同胞！

每一颗药，都是一份祝福

重庆市中医院康复科护士 童婷婷

2月4日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

俗话说，三十而立。我今年29岁了，在参加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之前，职业生涯一直很平稳、也很安全。所以在1月24日医院通知可以报名参加支援湖北医疗队时，我几乎没有思考就报名了。理由很简单，人这一辈子多少应该去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，哪怕是有一定危险。

这个决定，是我自己下的，没有和家人商量。当告诉父母的时候，他们很担心；当告诉老公的时候，他表示很震惊，迟疑了一阵后他说，没想到自己身边也会出现英雄。

“英雄”这个词用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忐忑，我不像那些有着抗击非典、抗击埃博拉经历的前辈经验丰富，担心自己可能做不好。

1月26日，通知下来了，我当晚就要奔赴湖北。这一天正好是我的29岁生日。往年的生日，老公都会陪我回万州老家。今年他做好了饭菜，我却来不及跟他一起度过，只有安慰他：“你多吃点，不要想我想瘦了……”

1月27日来到孝感后，我们经过了数天的培训、考试，直到1月31日，我们在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上岗。现在，我们的住所也从酒店搬到了医院。我们，正式成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士。

说实话，我内心还是有点害怕，害怕被感染，害怕做不好工作。下午，我跟老公通电话时道出了内心的想法，他安慰我：“没有人是天生的英雄，你要坚强起来，让我迎接一位真正的英雄凯旋。”

这些天来，我每天早上7点要到达隔离病房，主要工作是给确诊病人配药、发药、整理物资等。这里不允许有一颗药的差错，所以我每一副药都要检查三次，再发放出去。

接下来，我们同事之间会有轮岗，换成我直接跟病人接触，我希望在和病人见面的时候，他们的病情会好转一些。所以现在，我配的每一副药、每一颗药都带着我的祝福，希望他们早日康复。

我一个1米8的男人，凌晨却变成了“孩子”

重医附一院肾内科医生 万梓鸣

2月25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

今天，我的当班时间是凌晨3点到早上9点，这两天武汉的气温有点奇怪，白天升温，暖洋洋的。半夜12点多，当我醒来，窗外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整个街道像被老天爷拿着盆儿直接往下倒水，湿得不像话。

习惯性地先看手机，上百条未读微信，医师群里的“大家长”、我们医院的副院长肖明朝23时40分就在群里问哪些人要上凌晨3点的班。“大管家”宋波落实后，说凌晨两点来送我们。窗外雨势未减，但心里一下子踏实了。

凌晨2点，我在酒店门口碰到了一起上班的林时辉和严瑾，还有几个护士姑娘，我们相视一笑算是打了招呼，在寒风中把衣领裹得更紧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两辆轿车开过来，前面一辆白色的刚停稳，就传来一声“孩子们，赶紧上车”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。是肖院长来接我们了！

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，陌生的异乡街道，一声“孩子”让我这个身高1米8的大男人眼眶一红，赶紧钻到后面宋波的车上。

后来的事，我也是看微信知道的。把我们送到医院后，肖院长和宋波又一直等在门诊一楼，把我们上一班的医生和护士们接回去；早上7点，他俩又早早地等候在酒店，送大家去上班，一个晚上竟是通宵未眠。

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仿若石子，在黑夜的碗里砸出了星星般的光芒，砸向战胜病毒的塔尖。但我们也会累，也是需要呵护的，一点点温暖可能就足够。谢谢医疗队的“大家长”，谢谢医疗队的“大管家”，陪伴每一个在异乡挑战黑夜的“孩子”走上回家的路。

鼻涕很咸，心里很甜

重医附一院胃肠外科医生 李相述

2月22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

凌晨1:30，闹钟响，起床，洗漱，出门。凌晨的武汉，比白天更多了几分寂静与清冷。从驻地步行去医院的路上，伴随身后的阵阵冷风，我那不争气的老毛病——过敏性鼻炎说发作就发作了，猝不及防的几个喷嚏之后，人倒更加清醒了。

转眼来武汉支援已经一周多了，我今天的排班是凌晨3点到早上9点。经过数日的工作，我已经足够熟练，可以从容地进行进入隔离区前的各种准备。

众人皆知，外科医生是不配拥有“人之三急”的。既然对付得了五谷杂粮之气、液、固三态，那对付鼻涕这样的小毛病，自然也不在话下。清理鼻腔后，我又拿出了私藏的处理秘方：卫生纸团成两个球，把鼻孔堵住，避免自己喝到鼻涕粥。然后戴口罩、穿隔离服、戴眼罩。经过充分准备后进入隔离区。

进入病房后，与前班医生交接，目前病房有两个危重病人，有创呼吸机在辅助通气，纯氧浓度下，氧饱和度勉强维持。

忙碌中，冷不丁一团咸粘液体竟然直达味蕾，这汹涌的鼻涕大军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此时的我不能脱防护服，不能吐出来，只能忍着。抬头看时钟，距离换岗还有五小时。心里一直给自己打气：“多大个事，坚持就是胜利；比起病人，我这能算什么呢。”

两个病人很危重，其他病人也时不时有状况。忙碌中，这个事也就被抛之脑后了。困难总是会有的，坚持一下就过去了。

莫畏鼻涕腹中咽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终于到了换岗时间，迫不及待取下口罩，我仿佛看见了儿子的口水兜。此时的他，应该不知道他爸爸原来也是只鼻涕虫；但是他肯定坚信，他的爸爸，始终都是那个会为他打怪兽的SuperMan。

天已亮，风已停。从医院回到驻地，吃着一份热腾腾的早餐，看着同事们忙碌的身影。不知觉中，鼻涕也投降了，心中泛来一阵甜意。我们的春天还会远吗？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！

一声“谢谢”

重钢总医院呼吸内科护士 陈琳

2月25日
武汉开发区（汉南区）沌口方舱医院

昨晚下班已是10点半，坐上回酒店的巴士，隔着玻璃看着眼前的城市，开始发呆。灯光闪烁却不见熙来攘往，大道宽敞也不见车水马龙。这和我印象中那个热闹、泼辣、宽容的武汉完全不一样。乍暖还寒的初春，本应该憧憬万物复苏、春花绽放的，可是想着这座城市曾经的喧嚣与现在的沉寂，我的情绪莫名的有些低落。

来这里已有20来天，对这里的事、这里的人也有了一些了解。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武汉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，不管是接送我们上下班的司机，还是做保洁后勤的志愿者；不管是酒店的厨师，还是医院的钳工电工……他们从来都没有在病魔面前屈服过，自始至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，全心全意地做好后勤保障服务，不管多苦多累，不管多晚多忙，他们从来都不会忘记对我们说：“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！”

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载我们去沌口方舱的出租车司机，武汉人，同所有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一样，乐观健谈。他一路问我们：来自哪里？对这里的饭菜习惯不？工作辛苦不？下车时，我们对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他却动情地说：“我应该谢谢你们才是，你们一群小姑娘大老远离开父母来支援我们，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我们这些健康的武汉人也会像你们一样全力以赴，共渡难关！”说着说着他眼眶湿了，还说只要我们需要用车，他一定义不容辞。

方舱医院的一位志愿者，大概二十五六岁，一脸疲倦但面带微笑，他说为了给病人送餐，已经有一天一夜没合眼了。讲到这次送完餐就可以休息了，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。进舱时，我指导他穿防护服、带护目镜，中途他一直不停地对我说“谢谢！谢谢”。

回到酒店，走进餐厅，接过餐厅服务员递给我的热气腾腾的武汉热干面、醪糟汤圆、面包，瞬间低落的情绪又回升了，我感动地反复向他们说道：“谢谢！”

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，一直有一群人，他们努力地默默地奉献着，虽然看不清他们口罩下的脸庞，看不清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但是他们一直是前线战士的坚强后盾，因为有他们，我们风雨无惧，永不言弃。在此，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声：“谢谢！”

（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李珩整理）